執齋先生文集

執齋先生文集序

執齋先生於予爲鄉先進予筮仕時先生貳大司寇得奉侍都下見先生容端而氣和嶷然山立予心竊儀刑之尚意

孝廟時人其老成類若是然而未悉先生政事也居亡何先生持議與權

貴人不合輙謝政去予以次京
朝得之鄉評士論稍稍接先生門生
故吏能譚先生政事之卓著者大
都引古繩墨自裁蓋符先生儀顏
云予心益向往然而未偹見先生
之文章也今年予承乏来撫東土
而代巡近山傅君以嘗爲傳士子

弟員時受知先生迺出先生平生所譔著稿親爲讐校刻之濟南旣成以予爲先生鄉人屬爲之序予迺得盡取而讀之其言率雅馴綜切理道不爲詭異穠麗以循時好又知先生之文章如先生之政事與其儀貌也先生其不可及也已

矣嗟乎世之號稱文章家者不過
於一句一字較體裁求形似耳其
於心身絕不相類視先生爲何如
先生文章不暇悉舉即如未第時
與張子靜蔡虛齋書憫斯道之缺
絕不顧流俗不避姗笑直以聖學
自任謂之不待文王之豪傑非耶

至於塞倖門明忠佞除害交修之
號指斥權倖詞義嚴正聞者往往
爲之屏氣卷舌雖與烈日爭曜可
也要之誠獨立不懼者他如六書
考律議占法先天後天圖卦變說
作闡幽誤物直足以考三王俟百
世豈得之訓詁聽說也哉其可傳

無疑若曰求先生於一句一字之
間與漢唐人較體裁論其工拙
則非予所敢知語有之聲同者應
氣合者投近山君正直忠厚持風
裁尚體要蓋得先生於文章之外
者其傳是也詎止曰文章文章云
集凡二十卷為詩賦襍體者八卷

為穠文者十有二卷論世尚友以
俟君子予媿弗逮矣用書為序因
質之近山君以為然否
巡撫山東都御史安成後學生彭
黯謹序

執齋先生文集叙

執齋劉公少頴慧能文章長益力學貞志篤行期於古人既登第出試輝陽輝人悅而生祠之尋以御史言事忤權貴下吏罷歸起家視學由河洛入閩所至誦慕無窮今祀之三山云初宸濠之變公嘗提

兵江防與平討賊之功

今上錄之累遷爲刑部侍郎海內喜於

直道復行莫不延首想望風采者

亡何大獄興而公歸不作已悲夫

悲夫予小子昔嘗及門慕公爲人

乃今始獲從其子秉卿君讀其遺

文其放之詩歌闡之著述雖感遇

以時各殊其意義要皆本之性情根極理道洋洋乎咸可諷誦法程至明也乃若其書疏論說奬善植正醜惡斥姦審治敗之幾明習向之路又何其高大光明而忠藎激烈卽於是益信公之文取諸其積故其詞達而不費發於其志故其

言表而不詭於隨讀其書如見其人豈不表裏若符善始善終哉今學士大夫相與談藝文之事準漢則唐所謂美也舍是則無所庸其好已學者逐時好刻意錯比其文逦荒紕其德視其行往往與文畔不可信如此者豈少哉予甚惑焉

豈文與行固二也孔子之論文也謂文莫猶人而以躬行君子爲未得夫文言之華而行其實也本實不存枝葉焉麗是故辭藻之工忠信之薄而文其衰乎是以君子務實勝也小子不文則嘗聞敎於君子矣於是竊耶仲尼之意摭公行

事明徵其辭遂校其訛異自賦而下釐為二十卷刻之濟南以與尚友之士共覽觀焉

嘉靖己酉春正月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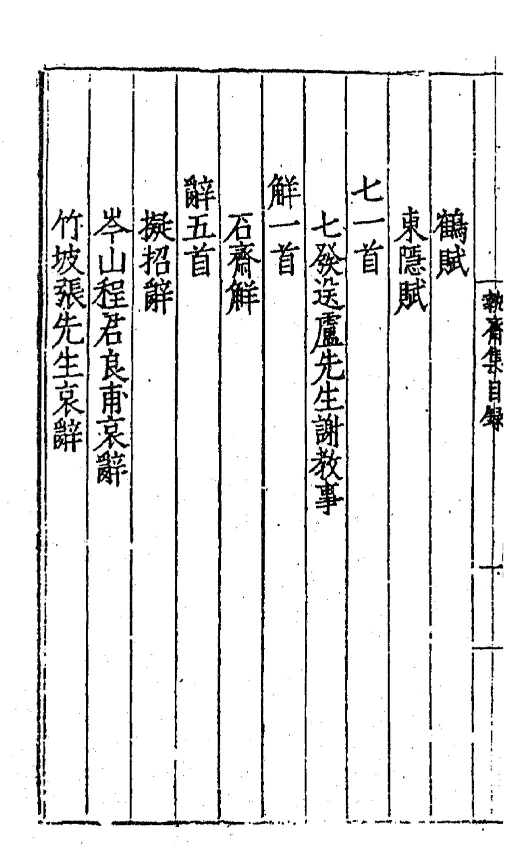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門人傅鎮謹敘

執齋先生文集目錄

刑部左侍郎萬安劉玉著
監察御史門人同安傅鎮校

第一

賦七首



第三

第四

五言律詩

雲谿

嘉靖新正試筆

寒

次韻鄭大理歲藥二首

送黄子忠謫嶺南

遊甕山次韻

幽興

元日趨朝口號

舟中夜雨

漂母祠

聞廿肅有警寄棣溪公

五言排律

第五

七言律詩

寄題襄弟隱居
西山次韻二首
感事
贈王年兄宣齋兵部便道歸蜀
駕幸南郊柬李貽教
駕歸次韻答貽教
求將
哭廷弟二首
長安春興
赴輝道中

夜坐方丈次韻

金章里

雲門送石二尹兌運

壯遊

醉中次白沙韻四首

過濬登太坯山次韻子修

次韻酬郭魯瞻

午憇靜樂僧房在汴城西

桃源圖次李晦之韻

齋所次壁間鶖湖舊韻

第六

七言律詩

書懐次韻圯山

初歸

寫興

寫懐東愢齋幷同社諸君子二首

幽居

春遊東土友

塞上

道卿留飲阜民門幷東愢齋

麻溪別墅

春遊

癸巳新正試筆

元宵

書樓寄興

西隱巷爲訒㚷賦

送德卿姪三水司訓

輓十妹

送紹卿姪樂昌司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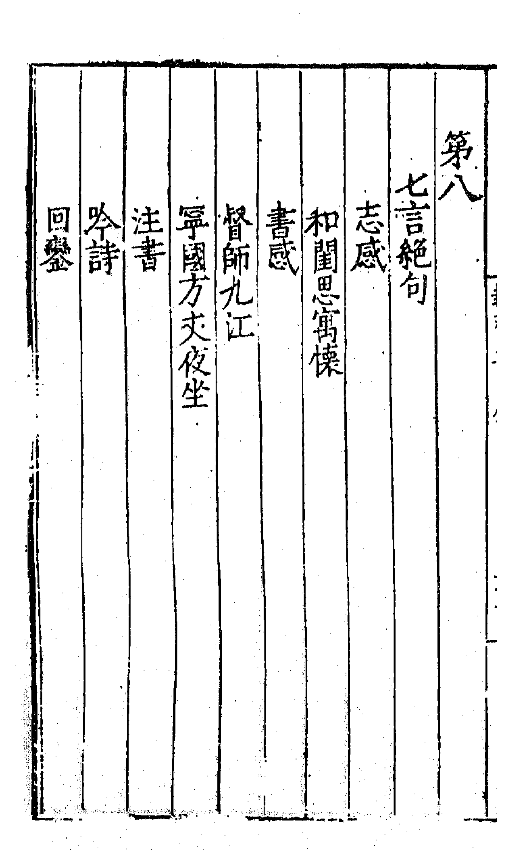
宴外舅西軒

題尚卿姪别墅

慜生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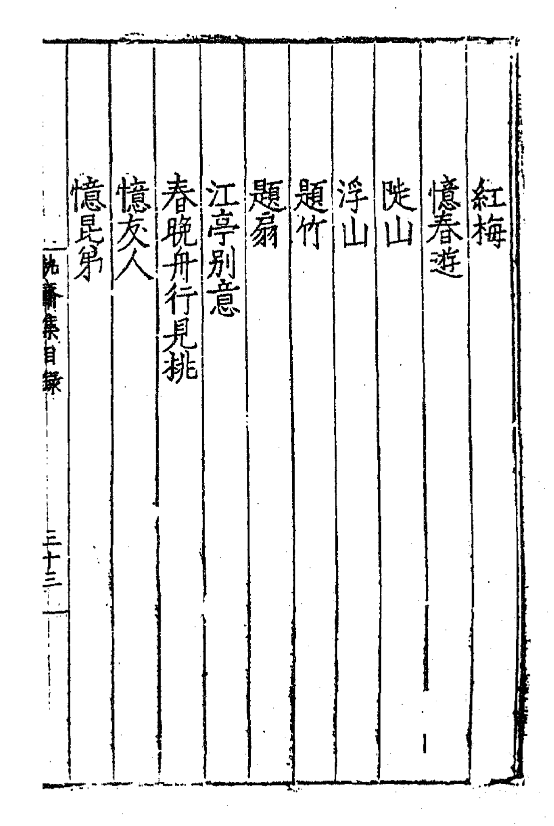
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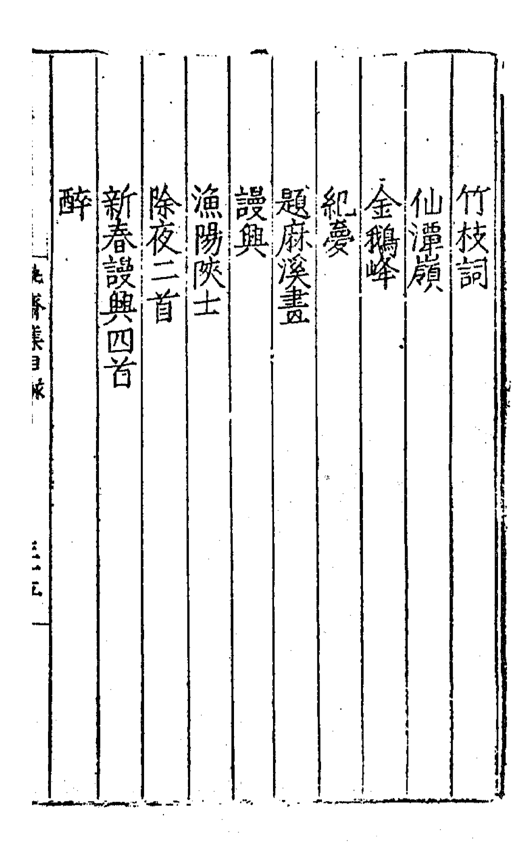
五言絶句



第八

七言絶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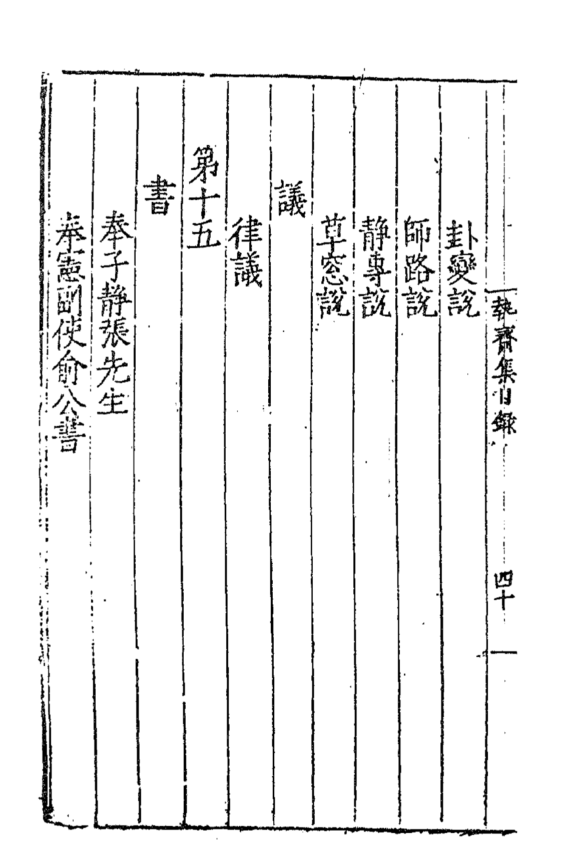
第十

奏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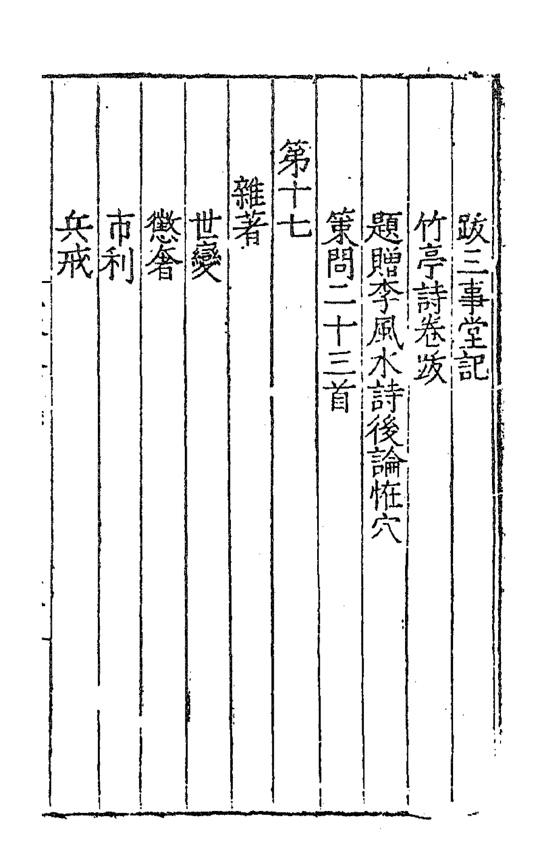
記

第十二

序



啓



陝西總制
紀行
紀事
問疾
占法
龍異
蚊戒
義猫
禮馬
五星聚營室

鷲嶂晴嵐

雲洲烟樹

芙蓉奇巘

惶恐驚濤

西水春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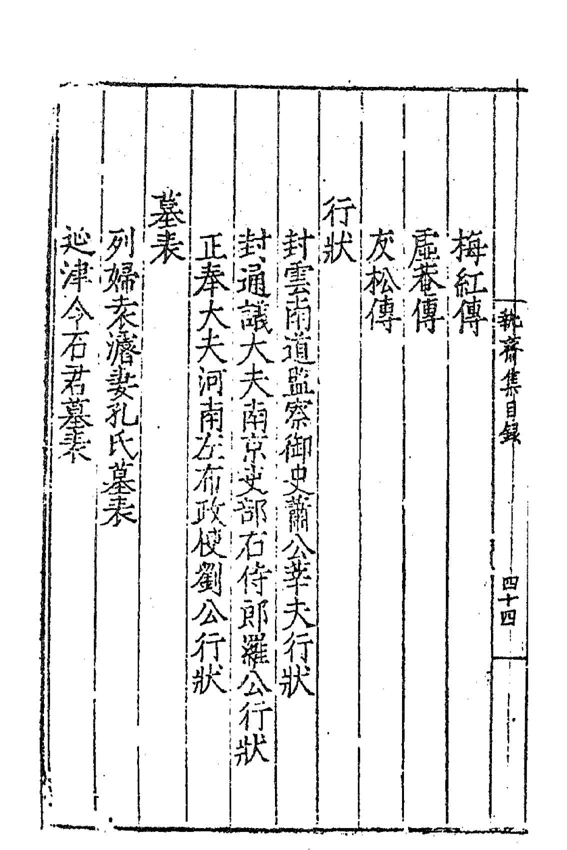
東郊秋牧

梅山鍾秀

螯閣騰輝

第十八

傳



行狀

墓表

第十九

墓誌銘

第二十

祝祭文

昔司馬溫公藏書甚富所讀之
書終身如新今人讀書恆隨手
拋置甚非古人遺意也夫佳書
難得易失稍一殘缺修補甚難
每見一書或有損壞輒憤惋浩
歎不已數年以來搜羅略備卷
帙頗精伏望觀是書者倍宜珍
護即後之藏是書者亦當諒鄙
意之拳拳也讀醒齋主人記

刑部左侍郎萬安劉玉著
監察御史門人同安傅鎮校

賦七首

厲志賦

嗟咄咄兮歲月之弗停悵悠悠兮學業之無成浩茫茫兮泛滄溟之無極戰兢兢兮履丹崖而將傾若有人兮莫測逈獨立乎高明感予心之憤悱吐德音之芳馨曰約之以禮兮以窒爾慾所貴乎道兮以矯爾輕犯而不較以懲爾忿戾之氣死而後已以警爾惰媮之情斯吾之所以爲訓

既收雋於頹留勉而脩之不怠追電駕於雲程方頓首以服膺兮俄起忽而無際奉神明之弗予棄兮知餘生之可企曲木可揉兮礦石可磨豈人生之靈秀兮終頑僻而匪他覆九仞於一簣兮策蹇步於千里服斯言以為訓兮終乎生而後已嗚呼海可涸山可平斯言可諠兮死者可以復生

荆山賦

荆山著名久矣在雍者軒帝鑄鼎之所在豪者神禹疏淮所經在江陵者和璧之所産今在東平者司馬王公之所稱也天下山起西極北為崑崙踰胡徼入為恒嶽盤千金

臺散而爲遼碣抵於北海南爲岷峨跨越徼入爲衡嶽鍾
于金陵散而爲甌閩抵於南海其中出隴坻爲華爲嵩越
河濟爲泰嶽散而爲青徐抵於東海中者南北之幹也故
其靈秀之鍾于人者甲於南北予嘗道齊魯泰山穹窿如
在天表嶧山拔地數千丈凜不可犯宋儒孫明復顏太初
雖嘗因之以爲稱愚意未然泰山必吾夫子嶧山必吾孟
子斯稱情矣及過東平荊山端然出闤闠之上泉甘而土
沃林木環之王氏之所居司馬公之所生也公起甲第歷
憲臺晉大司馬丹忱素操貫乎始終茂績嘉猷流于遐邇
行當柱石宗社以揚鴻休顧獨以荊山題其齋扁盖不忘

其所生且將爲息駕之地也稱名之義淵乎旨哉諸公嘉是高誼咸有所述王非能賦抑聊著仰高之私云爾賦曰猗兹山之聳特兮拱岱宗攬鄒嶧而奠東平豈鑄畀疏流而蘊璞兮故皆以荆山而著名軼群峯以獻奇兮俯平陸而鍾秀對蓊蓊其櫛比兮屋渠渠而鱗湊弁其巔以遐矚兮擴海宇之無垠懷軒禹之往蹟兮慨和氏之弗辰漕渠引驛途交兮日舟車之奔騖瞻紫宸於眉睫兮邇孔林於跬步肆周遊乎原隰兮雲溶溶而泉涓涓春風忽其披拂兮胡景象之暄妍故家屹乎畀峙兮生材粹乎玉榮歘中外以濟時兮膏澤沛乎河潤進雖委質於公兮退亦豈忘

吾私聚國族以烝嘗兮環山藪而耕耘繙書籍於山村兮
朝吾經而暮吾史豈徒善吾後兮抑將訓夫隣之子姪
壽乂方殷兮日驅馳之弗遑雖勳庸之日顯兮豈桑梓之
可忘假荆山以爲稱兮抑著存於心目追逸駕於前脩兮
庶嵩高之可續許曰林有虎兮淑有龍嗟維公兮山攸崇
永言弗諠兮懋忠台兕荆山巍巍兮厥聞炳炳

四友亭賦

鐵甕之墟日精之趾江海外環金焦後峙丁卯橋橫厥惟
仙里靈秀鍾焉慶澤之所啓也顯顯焉師師焉襲詩禮諸
塤箎盍其生也同焉氏之常而其晩也擬商山之皓惟文

連而氣同故心同而同好於是出闤闠臨嵯峨冠亭山巔植秀亭阿謝爭春之桃李辭競夏之葵荷豈榮情於所玩矢投好而靡他爰有徂徠丈人之材淇澳君子之德孤山處士之芳巴東萊公之楨咸聞風而至止紛比肩而累跡當夫嚴秋凜冬風晨月夕雨雪交加萬籟岑寂乃森森巍巍巖巖逸悅懌或騫而舞或傾而揖或粲然而啓齒或聳然而端立嗟斯世之溷濁兮孰耿介之能匹於是主人簫攏啓軒窗闢坐而對之神凝形釋妙契於鴻濛之初遐觀於窈冥之際若四物者直吾同類之觀而有麗澤之益也伯君爲之歌曰僊蹇兮虬龍淵蜿蜒兮潔蓋淸陰兮醆玉

招偓佺兮吾從歌已而醉仲君爲之歌曰琅玕兮凝碧亭
亭兮虛直伶倫兮歸來鳳翩翩兮焉適歌已若聞簫韶之
音㳟君爲之歌曰氷雪兮瓊瑶香泛泛兮晴霄傳羨兮嵩
昂聊歲晏兮逍遥歌已衆皆屬𩚩季君爲之歌曰柯銅兮
榦鐵參天兮黛色嗟新甫兮棟隆儼空山兮愁絶歌已更
相和與四客者陶然莫逆出肺肝指天日契金蘭締膠漆
揭四友以名亭彰三光而無斁

松坡賦

騎一人之脩姱兮后土皇之苗裔爵徂徠之敷秀兮衍匡
廬而愈熾稟淋清以爲質兮緊栽培之弗替牽絲蘿以承

宇兮糜苓木而爲粻沐膏雨以自潔兮吸沆瀣與朝陽兮芝蘭以投好兮卒同化而齊芳既挺特而不撓兮挾青霓以直上抑紛敷以盤薄兮臨川原之空曠春華敷而秋實兮節凌冬而彌壯閱春秋猶旦暮兮鶴後凋而常存神內腴而外偉兮美脩髯之若雲星冠簪其崔嵬兮霞氅被而繽紛汩予抱此盛美兮固將徵乎世用孰濟川吾舟楫兮孰大廈吾梁棟惟方圓之各識兮匪繩削而自中嗟彼世之嗤嗤兮曾有心而無知貴樲棘而賤梧檟兮斷碨砢爲桷榱俯長江之東逝兮來萬牛之遲遲夫予既與世相違兮固矯揉之爲愧幸斧斤之戒逃兮盍㰘樽之足貴申訟

言以自矢兮曰遯世而無悔托山林之暗䵝兮心獨惓此
陂陀覽原隰之緜邈兮梳岡阜之嵳峩地夷廣以深原兮
抑微隆而不頗壤土沃而膏潤兮忽吾生之日茂抑流雲
之溶溶兮俯清流之滔滔豐草縟以相承兮羣林環而如
湊曰吾先之夙處兮眷滋久而彌安豈廊廟之不貴兮樂
山林之盤桓胡險峨之弗處兮恐巖嵒之匪端也隨吾寓
而逍遥兮終吾生以自適屆良辰之明媚兮羗朋類之駢
集或先後以俯仰兮儼左右之森立南山拱而為壽兮北
斗傾而獻觴風姨颯其相過兮發歌聲之琳琅俄皓月之
來窺兮褰舞影之回翔溘生意之融液兮藹陽和之蒸沛

肆充周以洋溢兮茁群生之暢遂紛欣欣以自得兮容沃沃而斯埜齊石介以並處兮與偓佺而俱仙乾坤攝其上下兮今古擋乎後先樂其樂兮誠不可極賢其賢兮孰知其然辭曰瞻彼松兮于彼之坡奚松而坡兮匪德伊何反身而樂兮遑恤其他揭揭斯名兮於永弗磨

外姑劉孺人壽萱賦

厥有靈卉忘憂是名始兆宜男之慶晚愜奉親之誠擬映乎慈竹頡頏乎大椿占北堂之勝地擅南國之先春乃若土膏動陽和升寀葉布纖芽伸銙銳箭抽危簪森森戢戢以承露紛靡靡而舒雲迨夫歷朱夏披南薰既挺特以直遂

翔乎嬌而旁分於是脩莖出繁葩[illegible]准乎其含秀煒乎其彰㦛其為狀也玉琢瓏玲綺緻繽紛亂鬢須裊娜鳳咳姱婷其為色也䊀綠匪紫亦黃亦赬月華灼爍霞彩氤氳其為氣也若濃而豐亦澹而清蘭薰譪譪嘉菊苾芬粹然之質温柔嘉旨若淑女連袵左任姒而右皇英飄然之韻洒落輕盈若仙娥接軫前金妃而後飛瓊固宜觀之而宜慈氏佩之而利孺嬰伊盛美之具備詎勝頰之能云觀夫王母函壽華筵肆陳會酌度於幾望憶設帨於名門拱今字環諸孫走倩婚來嘉賓斯時也芳叢益茂瑞應斯徵色絢瑜斕之服香含沆瀣之樽於是孺人粲然一顧意愜而心樂

氣和而體寧致九五之介福延百億之脩齡笑蟠桃兮誰覩嗟仙李兮徒聞歷選群彙誠莫若是萱之足稱也辭曰春風穆兮北堂悅豫兮寧康叢萱兮孔茂胡憂兮弗怡仰有親兮俯有男斟北斗兮詞南山萱之華兮歲歲斯此樂兮怡顏雨雪兮方冬和氣兮載融靈萱兮奕葉歌之詩兮無窮

鶴賦

若有禽兮煉金質稟火精百六十年而極變千六百歲而定形練軀延頸炯目脩翎掩兌像以為服揭離焰而為纓皓兮雪潔煥兮日晶向清風以舒翮泝碧落而長鳴顧鷄

群之鑑歟兮羞辟易而莫京然而遺迹囂塵抗志高真潔
翱翔海瀛翩鵬程曉餐丹霞之顆夜吸玉露之英揔逍遥
乎寥廓托明逈於幽貞楊州點辭衛國忘情旣自樂於好
爵抑結好於仙靈每隨雲外駕時載月中笙幻赤壁之淸
夢遺華表之芳聲亶飄飄乎物表閱宇宙而長生慨沙虫
之蠕動兮溷汚濁其囂矜宜乎擅羽族之長亞鸞鳳而爲
稱也若有人兮性無極之妙體二五之精旣蹈義以脩潔
抑秉禮而爲明然亦厭世紛薄功名寥乎寂漠浩乎遐征
追蹤商嶺老結志羨門生玆不亦人中之鶴出鷄群而崢
嶸者乎鳥有鳳兮獸有麟人有賢兮聖有神惟精神之昭

契兮奚形迹之足論聊攄情於斯鶴廣以况乎高人

東隱賦

出郭門以東邁介費宮之東隅林深土沃山環水紆蔚蔚之華閣峙兀兀之崇廬者東隱之居也穎然其中偉然其躬盎然其容釆鮮然其辭鋒者東隱之翁也是其外爾孰識乃眞曰闊於志曰嚴於身胖乎德潤之沃淵乎識鑑之深是東隱公之爲人也然而慕尚蛻華芬括囊縕璞韞彩沉馨謝紛擾於北闕托優游於東城而東隱公之所以得名也背岡臨池可樵可漁抑田園之接畛且足耕而足蔬俯仰有卒歲之樂僶俛無非時之虞而綽其有餘也

嘉賓時來杯盤交錯矢聲錚錚兮棋聲啄啄歡笑合也暇則躋蒼苔坐青陰訪前蹤之窈窕寄雙屐於遨遊歸則博經覽史搜深索隱迨四體之欲休爰比窓乎一枕視彼世之囂塵曾何啻敝屣之餘而太空浮雲之影此東隱公之所以樂於東隱也客有情於高致肆其安嘗曰士生於時貴行其志誠曰有才胡爲不仕必曰隱乎固宜窮山林而遠逝又胡爲乎依依棲棲混其身於城市時乎聞之攘袂而起叱曰謬哉子言吾姑語子夫行藏者所遭遠近者所寓誠吾心之所臧焉外物之能與況夫得失有時可否有義苟非吾之所安雖跬步以難跋又焉能惟此之脫而惟

彼之異且夫衣輕食肥擁騶從而駕高車振威儀於廊廟列屏翰於寰區子所謂仕而有才者非歟然而折其足覆其餗甘洪涊而不耻犯刑憲而莫贖者每相屬焉則莫若抗志烟霞追蹤鴻鵠恬然無虞而倏然無辱也亦有人焉離群絶俗悁踽踽以爲高抑硜硜而爲篤視斯世其如玷永遐引而不復嗟乎吾非斯人之徒與胡若是之狷獨心遠則地自偏又何間於林谷是蓋亂世矯激之行非盛世優游之躅也匪異匪同曰所行之中庸匪遠匪近曰所寓之從容不矯而潔不詭而通此東隱公之所以爲東隱公也而子猶欲致雌黄於其中乎是何異刻舟以記遺標才

[illegible][illegible]莊客色作氣沮傴僂而退或以告公笑而弗對歌
曰惟所止兮吾不知其窮通惟所寓兮吾不知其西東傾
吾生於天運兮仰至化於時雍邀清風與明月抱此樂兮
長終

設問

擬七發送盧先生謝教事

泮宮先生遺榮息機焚棄冠裳製荷而衣指故鄉以言邁
揖諸生而別之燕閣生進而言曰理亂者用舍之機通塞
者詘伸之幾方今
聖神繼作賢能並躋運武則茅拔而連茹群處則袂舉而

成帷語隆盛則紆金而曳紫語事功則旌旂常而銘鼎彝是固懷道君子樂進而有爲之時也先生獨去乎此甘乎隱約安乎茅茨寐乎其輟響濟乎其無爲豈將有所至樂而特見於茲乎先生囅而笑曰有是哉子試抽逸思闡微辭忖測吾旨吾其聆諸生曰諾諾金陵帝都而先生之所居也其山川則崇山峻陵長流巨浸雖夸父之步且將疲極僵仆而不能窮其勝其宮室則層觀曲房崇墉延檻雖離婁之明且將迷離眩惑而不能窮其觀其人物則縉紳之彥文儒之英武夫巧作富賈估民雖九章之算且不能窮其幾千萬人其貨倉則川蜀之儲吳楚之殖靡漫詭奇

柔脆麗密雖九府之法且不能窮其幾千萬値是固天下之壯而四方之極也矧乎宗廟丘墓於是乎主宗黨姻友於是乎處故鍾儀窮而思越莊舄顯而思楚而先生豈爲是歟先生曰胡馬依風固人情也然不有安土敦仁者乎子其思之

生曰金陵之西厥有大江江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窮乎無窮始乎無始輸以漢湘靡以淮泗恍兮惚兮杳不見其涯涘若乃春潮帶雨晩浪排風雪山倒海殷雷震空又若春色輸晴秋容蘸碧繁星撒金長天浸璧於是駕扁舟鼓輕楫歌清風荅明月固足以挹鴟皮之餘芬踵天隨之

遺跡而先生豈爲是歟先生曰風濤舟楫非倦遊者所能也

三吳之秫有鑿其精三江之水有湛其清釀以儀狄役以步兵和以麯蘖錯以桂苓其始來也鬱鬱蒸蒸如烟雲之晝興其少進也汩汩澎澎如風雨之夜驚忽泉冽而芳潤乃波泛而清澄醞藉甘辛脩髓之味有不足以語其珍鬱邕芳芬蘭麝之臭有不足以語其薰是天下之至味也若使湘妃再歌月娥累舞相如奉觴易牙執俎解衣盤礴軒首箕踞虹吸鯨吞百樽一舉於是陶陶沉沉蒙蒙冥冥謝物累休天均笑淵明之止飲拉居易於醉吟齊生死爲一

覺等天地於一莖泰山壓於上而不知其重滄海陷於下而不知其深區區得失銖累毫分固不足以動其心是天下之至樂也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縱欲敗度此武公之所以作抑戒也

攄寫情性莫尚於詩風雅遠矣騷賦繼之迨於近世益繁以遂述作相望後先參差爾其引物連類因事陳辭搜剔物象揄揚民彝或婉而約或豐而腴或精確而要妙或浩瀚而奔馳金聲玉質日彩雲姿含蓄天地陰歛陽施剗其精微妙晳恍惚靈氣倘然而來倏然而去非謝絕乎事幾則何以全其神而專其志非歷覽乎勝槩則何以昌其才

而傳其趣故悽惋者或有助扵江山苦吟者或屢妨扵曹事此歐陽子所謂窮而後工多自放扵山巔水涘者也先生將有意扵茲乎先生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古之人所以達扵政者子毋徒取諸郊島聖俞之流也

霄壤之間百年碌碌煩以事機勞以行役酬酢紛紜奔走往復齷齷齪齪迫迫促促衣不及帶髮何能沐晝不遑安居夜不得瞑目乃若役以官守傭以廩祿胼手胝足日且不足傴僂拳曲惕若吏卒是則利穽名驅而軒冕桎梏也故夫達人知幾逃世險巇深藏匿處高蹈遠栖身不干利害目不覩妍媸口不道臧否心不營是非逍遥乎物表容

與乎天倪玩南山之白雲采黃菊於東籬其處乎于其行徐徐其心與與其樂愉愉浩乎不拘若浮雲之卷舒淵乎其居若止水之停儲較夫刓精極疲沒齒無知何趨舍之實殊此莊周所以放情於樸樕而弘景托意於畵犧也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好安欲逸此可以語常人非懷德君子之所存也

寓形天地如炮如爝日月西馳如輪之轢悠悠百年如夢一覺故烱然者有時而徂彿然者有時而落斂之榜然者有時散而爲埃封之巍然者有時變而爲壑是雖韓彭之崇勳趙孟之尊爵赫然侈大者且將轉眄而消爍則山區

區者果安恃而可托故夫達人知命去世離群製形否室煉質山扃寄心神於冲漠謝物景之經營謁唐成宿王生揚搉乎理奥博約乎道真其為言曰一竅孔靈兮一氣孔神綿綿若續兮攝然無垠天地之根兮玄牝之門維爾元養兮可以長存毋滑爾魂毋搖爾精漱玉液兮還殺尸蟲胎玉嬰參兩儀之高厚乘六氣以降升矣蛾蜂之起滅陋龜鶴之脩齡視夫汩沒勢利倏忽死生者豈不大有徑廷矣哉蓋昔子房托赤松以遂引葛洪假丹砂而游征先生將有意於茲乎先生曰姑舍是晦翁不言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生曰竊嘗聞之無所爲而爲之之謂義有所爲而爲之之謂利故出必以其時處必遂其志夫苟貪祿位於道無裨則是樊英之欺世適已自肆逃世遠逝則是荷蓧之不仕君子不然可仕而仕而非有所必可止而止而非有所逼浩然獨與化俱超然不累於物苟戀懷故鄉遊覽自適放情乎詩酒肆志乎仙逸視夫商較崇卑覬望損益雖清濁之有殊亦何聞於得失方先生遊京學育大庭振鐸於儒林其果何心及其懷道而隱順時而休樂山林而優游其又何求盖必有不故鄉而處不遊覽而觀不詩而詠不酒而歡不煉而壽不逸而安者矣可行可藏惟道之滅一弛

一張與時無方先生之意庶幾在茲乎先生笑曰至矣盡矣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矣乃為之歌曰艤予舟兮江湄羌欲濟兮風汨之道可卷兮時不可為歸兮歸兮其樂無涯生從而和之曰送歸舟兮江滸心冲冲兮愁緒望渺渺兮浮雲春濛濛兮將雨道可行兮時不可知嗟先生兮歸來遲遲

解一首

石齋解

大人先生鍾地靈契天明探聖秘超儒英爰登黃閣俯視紫青顧獨於居安之所石齋是名免園子仰德馨歛衽縮

或歎於外庭一噫辯荷辨疑之儒過鳳池丈人過之因啓
而叩曰夫實者名之賓名者實之聲稱昔者蓋有取於綏
稱濂者蓋有取於清今先生材備德純郁郁彬彬雖兩金
不足以喩其采雖良玉不足以語其珍果何取於石而名
是循雖堅確之可尚殆偏固而弗倫鳳池丈人曰夜寢者
固無與於五色之分然飲河者豈無與於一勺之吞子尚
忖測其義博吾所聞兒園子曰諾二氣絪縕萬象糾紛輕
清上浮重濁下淪而是石者同一陶鈞土膏凝山骨呈或
磥砢而磽确或崒嵂而崢嶸爾其泰岳觸雲鄱渚流星太
行千里豈啻五城灩澦壯巫峽之勝砥柱障河流之盈太

湖靈璧奇態千形乃若怪石作貢嘉石司平範金用礪磨厓勒銘張侯化印和氏獻琛穀城蘊了房之略魚滋肆孔明之兵文若韶護金石伊考斯成岐黃藥石維方則與隱維泉石空谷靡縈逵斯柱石大厦用楨山甘石宋義殆難具陳然苟抽萬絲於一緒固可因其似而得其真鳳池丈人曰不然道有本有末義有粗有精苟徒徇於口耳將焉索其性情在易之豫六二是貞蓋雖處乎和樂之際恒不渝其中正之經殆猶石之爲物確乎其不拔潛乎其無營故其於外誘也漠然如太空浮雲之影而事幾之鑑湛然若止水之無塵所謂靜專安止定而能慮者殆有焉可徵無意

石齋之義淵乎奧矣奚可以雛鷃咫尺而窺九萬之鵬程兎園予曰進矣頤有復焉豫之介石固貞夫一巳四之由豫寔無乎君民且石之象爲艮而艮之義爲止夫旣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矣然又曰行其庭不見其人粤在上古女媧煉石以補天傾抑在中古焦先煮石以濟民生盖石之爲用有至乎此者然則石齋之義詎可泥於靜而不稽其所行先生聞之笑曰介于石義所藏也不終日用無方也貞吉之道吾誰與翱翔也於是疑者愕而顧豁然以悟恍逸轍之不可攀聊攄情於玄素

辭五首

擬招辭

擬招爲侍御蕭君之母太孺人作也古喪禮有復宋玉景差因之而招作焉雖禮非純古然忠愛之意則猶古也辭曰荷天人之盛美兮秉清淑於玄黃運日星爲機杼兮織雲霧而爲章郁乎盛矣忽焉瘁之溘焉遊矣將焉萃之使皇英下兮二姚爲巫求月娥之所居兮訊天孫之所途俯幽翳之無形兮仰鴻濛其無極紛求索於八荒兮浩茫茫兮焉息魂歸來兮無遐東弱水兮西流沙南雲釀熱兮北雪交加上旋風之不可止兮下弱水之不可涯魂歸來兮毋以爲家魂歸來兮寧爾心鸞鶴飄飄徒爾勤瑶池遼邈

不可尋謝女幻惑世所矜麻姑欺詒安足訖魂歸來兮毋
久而湛魂歸來兮復爾所溪山上下兮原田膴膴堂室潭
潭兮籩豆楚楚酒有湛兮牲有肥師有歌兮工有舞魂歸
來兮樂不可數魂歸來兮毋久淹夫君封兮子孫賢禀則
實兮禮樂宣仕之顯兮隱之樂明有褒嘉兮幽慶之綿魂
歸來兮樂不可言亂曰昧旦兮疑曦夕月兮揚輝詘信兮
倚伏魂獨去兮安歸春氣兮洋洋菲草兮生芳望悠悠兮
靡及魂歸來兮故鄉

岑山程君良甫哀辭

程君良甫歙人與予同登丙辰進士同入內臺君脩幹疎

髯豁達有遠志既入臺矻矻以言爲職故頗與人齟齬獨與予厚也嘗規予曰子素端謹柰何與人戲言又語予曰人言子之妄凡有所干者予辨之曰其人無妄焉從有凡其意恐予或罹于過也予深德之已而予忤權奸罷歸而君以疾卒於淛之行臺不獲盡行其志惜哉今予遭
聖明叨進用而君不可復作此予所以爲君惜也然君獲全名而予無所展布此予所以爲君愧也然使君在予庶幾有所切磋以進於善而君遠矣此予所以重爲君惜而尤以自愧也乎居留臺二子默然錄銘事致長書屬予爲之言噫予雖不能言忍不爲君言邪辭曰

予懷哲人兮在霄漢而無朋挽江河以自濯兮羅星象而爲文瞻舜庭以趨蹡兮遵孔周之遺轍肆昌言之琅琅兮暢群生之豫悅白日忽其西薄兮嗟𪇆鴂而翔儵鸓炳先幾以遐舉兮厭斯世而不可留身雖百其可贖兮紛巫咸之求索月耿耿其將邁兮雲冥冥兮將焉止息予懷麗澤兮情滋久而弗怠慨蕪薉之盈路兮恐蘭茝之不芳辭曰水則有涯兮山則有麓草芊綿兮匪原伊陸維流澤之弗窮兮庶徽音之可續

竹坡張先生哀辭

正德乙亥夏四月竹坡先生張公卒于家時先生仲子侍

御巡莅八閩訃聞知者莫不哀惻爲辭以輓王既因侍御以知公可不因侍御之哀而哀公乎辭曰河源星海兮波既扶桑膚雲泰岳兮沛雨八荒吁嗟先生兮世望東陽爐槖二五兮繪纁玄黃維仁是篤兮維義是將隱而弗耀兮蓊而彌章傲睨箕潁兮枲石徜徉托盟勁節兮淇澳是臧堦庭衍慶兮甲第聯芳或輔親藩兮或振臺綱曳裾道正兮攬轡才敭移忠弗匱兮錫孝有常先生雖逝兮道顯嚴廊横金衣豸兮中命用章優游蔗境兮既富且康翛然耆宿兮如魯靈光豈不耇壽兮福祉未央靈椿方茂兮雹霳倏藏星軺北聯兮白雲茫茫烏嗁清晝兮夜殞玄霜辭曰

河之源德孔龎兮嶽之雨澤孔滂兮淵之積派無疆兮澤之深用無方兮吁嗟先生尸祝俎豆永弗忘兮

黎君仁典哀辭

蠡齋先生之沒予將銘之屬從朝行稽於執筆洎歸則墓草宿矣然予所以哀先生者未替也乃叙其所以係之以辭先生諱潛字仁典姓黎氏其平生孝友脩已誨人之實見於諸君所述誌狀表傳爲詳予於是深有感焉聖賢之道已明於宋儒乃今而復晦者何哉卑者失之苟同過者失之苟異惟先生不然方學者溺於科舉獨能遠從白沙非苟同也及學者競爲新奇又著蠡說以辯之非苟異也

子與先生少同筆硯知之最深先生為學甚力而頗厄於疾及物之志甚銳而竟弗偶於遂在邑庠時與予伯兄咸徽皆能以正自持為衆所推而皆不及於用以沒君子惜之然使先生獲一命以躋耆壽而用或遠於其初守或渝於其後其得其失孰輕重邪此予所以深有感也昔韓昌黎嘗為其友歐陽生哀辭今傳於世予雖非韓然所以哀先生者竊附於韓雖未銘茲亦銘矣辭曰

道之明兮如日方升學之昧兮如宵子行嗟君子兮褎然獨秀握瑜瑾兮衣茲文黼黻群英兮鏘其明璫雲程伊邇兮胡然回翔政行於家兮道孚於友實則充兮而時弗偶

昔予同好兮今歸豈遲墓木拱兮庭草萋其儼中道兮世方窮步涉橫流兮維君之故雲山峙兮雲木爭馳駕黃鵠兮歸來何時浩歌兮八風湛盈觴兮四瀆嚴浸遠兮弗忘尚遺編兮可續

贈莘菴彭公辭

少保大司馬莘菴彭公之行贈言者不一而足而言皆不同蓋公之可言者難以言盡也王素辱公愛將何言哉亦惟達其情而已矣辭曰

溢都門兮騎從如雲云誰之祖兮士友繽紛所懷德人兮維邦之傑禀資文武兮鵠首一節數歷中外兮卿孤匪期

力裨宗社兮聲耀萃夷
聖眷方隆兮胡然勇退俾直心恭兮焦勞身瘁畧沓太行而
西兮指嵩蘭之輿區弔望諸之遺迹兮問廣成之所居慨
吾行之遲遲兮悵
帝鄉之浸遠雖桑梓之爲念兮恐葵藿之末展日皜皜兮
雲茫茫嗟公去兮西路孔長結明噹於飛旆兮徃訊於來
章

頌三首

總督彭公平寇頌

皇明之受天眷百四十有五年治化所漸薄海內外旣廣

[illegible]燕齊豫弗治乃正德庚午盜起畿甸始數十人跳[illegible]南
比已而黨與日盛分擾山東西
朝廷命將出師征之弗克辛未冬十月盜魁劉宸濟彥民
者由邢魏以寇河北楊虎者由徐宿以寇河南楊虎死劉
惠趙鐩者繼之衆數萬人由汝蔡深入唐鄧維時文教雖
敷武威弗競吏民勁者効死媮者苟生守無完城戰無堅
陣里邑焚蕩積骸如丘方鎮以聞
朝廷乃命將分師以討之而都憲古蘭彭公實膺總督河
南之任
命既下輿情允愜公主責守於守臣責戰於諸將規畫有

方入思効用屢與賊鏖戰之光黃汝蔡之間殲焉擒馘者數萬驅而解散者又數萬劉忠縊死趙鐩被擒俄而劉宸之黨越徐穎擾沿江諸郡公奉

命移師江上與東師相犄角壬申秋八月公率師淮揚賊覆於泰州之狼山餘黨逸入安慶公遣兵追斬之於是二賊之黨皆盡而中原以寧夫自群兇倡亂流毒四方出師二年公私俱困公受

命不數月遂克殄之其功盛矣竊援之古唐憲宗之誅吳元濟而平淮西韓昌黎歸功於裴度段文昌歸功於李愬子厚持之無所優劣然後世公論必歸之昌黎者蓋以晉公

威望之著有在於臨戎之先而董率之功有不在於攻襲之下也以今較昔群兇之罪浮於元濟中原之大倍蓰淮西而威望之重董率之勞公固無讓於昔人也其不後然竊以訓詁為職乎寇之績詎可無一言以為頌乎公出將門起家進士文武忠孝著聞當時由憲使晉都憲三徙而蒞中州盖遴選云頌曰 猗歟

皇明八葉彌盛治登皞熙化洽幽遐粵初開天維

高祖聖汛洒薙夷一匡斯正

烈聖相承克勤克慎塗茨垣墉綢舉目根維我

孝考仁洪明濬惠澤熏人融液灌浸

今上嗣之明德方晉赫然太陽孰敢氛祲蠢茲潢池自作弗靖舍其乳哺而甘梟獍跳梁嘯呼群醜和應爾弧爾弦爾戈爾刃掠馬于途驅人以陣始由近畿愈衆愈橫南楚北燕東齊西晉趙魏宋梁靡不蹂躪時方恬嬉吏惰民困城圮不修兵萎弗競有忽其中有恇其佼農喪其耕女失其聘宛血漂杵烈焰交掀里井丘墟豈直懸磬惟茲中州南北樞柄二寇交攻為患孔甚衆劾上聞

皇心孔憂歷命將分師仍選其勁爰咨廷臣總督是任桓桓

中丞萬夫之俊材維天挺義以身殉授鉞臨軒龍光輝映爾督將領爾節方鎮斬決爾專便宜爾聽既禡既祖無程

而進威望先聞雷烈風迅公既至止再申再令賞不爾孤
刑豈爾峻馬騰而嘶士起而瞋元戎協謀列校用命天戈
一揮挽搶已屏始膊西平尚能跳逆再剗光息厥亦僵僨
大殲六安俄然滅戕翦剪誅屠梟梟執訊大憝既除三軀
弗竟北寇南奔復擾江郡進師淮楊東師齊奮狼山効靈
全師而勝有鷙其驍掇之安慶役不踰時二黨澌燼維昔
晉公平淮望駿我儀圖公有隆厥聞振旅而旋天聲四振
巍巍凌烟功孰與並維天作君維民之定維天誘民維君
之順維臣相君以爲民幸撫綏維仁匡輔維敬寇難既平
壹新厥政宗社萬年公與有慶

北堂貞壽頌

湖藩大方伯安成張公之母某氏太夫人前侍御敬齋公之配也賢足以資侍御之忠而承之以節教足以成方伯公之孝而享之以年歲庚戌壽七十有二夏六月十又二日届其始生方伯公即迎養之署率子孫賀時家君同官既偕藩臬群公爲壽復爲詩若干合而顋之曰北堂貞壽小子玉目覩茲盛竊伏嘆美魯作泮宮里克作頌以今方伯之貴之賢視魯公有光而太夫人之貞之壽三綱攸繫則是北堂雖泮宮無愧也如是而頌不作庸非闕歟玉辱通家再拜而爲之頌曰

乾徤不息坤順無疆惟貞則壽人道之常懿哉夫人久此
合德毓秀閨門女類作則娩德名公夙夜維維公秉大忠
國難其從夫人曰嗚我生其可憫此幼孤茹哀忍禍爰有
先業曰歸紹之爰有遺書曰言教之喻四十春稜稜一節
泉洌氷清霜勁月白天佑其祥嗣公再昌駁于廟廊屏翰
南荒棣蕚敷榮春宮毓秀蘭茁其芽秋庭逾茂斗杓南西
月孩幾望婺女耀芒金妃來相子婦孌孌孫曾怡怡拜獻
春酒罔阜用期華裾峩冠有來濟濟顧瞻北堂貞壽是美
猗歟夫人盛美具膺匪貞奚獲匪壽奚徵譬彼堅松凌霜
益傃豈如彔葩末晼先萎矧是貞壽三綱是成孝資其壽

忠顯以貞宜受永年以介景福閔子孫曾褒命有復

椿庭榮壽頌

椿庭榮壽者憲長王先生之壽其親也二泉先生題之名公序之才大夫詠之而予頌之盖人之情莫不欲其親之榮亦莫不欲其親之壽然有不可必者憲長起進士歷郎署長臬司才望鬱然爲時稱重尊甫先生早膺褒封巳而進服色兹踰耄耋而康徤步履所謂榮壽者盖兼得之矣昔魯之頌僖公不過曰純嘏眉壽而巳以今較昔將無過之如是而頌不作庸非缺歟頌曰有植維椿胡碩而秀亢兼依鍾君子之囿有殖斯庭胡鬱而茂嘉對蔭之君子所

構山則有植木則有萃瞻彼君子德音孔嘉慶斯集矣教成于家胡不顯世榮寵荐加豸服龍章後先有賚華髮朱顔耄期未艾宦業滋隆福祉方崙壽考象之河濟嵩岱

贊十二首

大淵書院旭日贊

瀛海之東是曰暘谷洪濤稽天烈日所浴維是烈日潜晦于宵祟檀旋復明晋于朝徘徊扶桑掩映蓬島萬國昭明陰翳如掃人將昧爽予茲寅賓大明厥德與日同升

四皓圖贊

四皓者秦漢間高士也而入忽焉予嘗考其世矣蜂準貪

殘固不足壯龍頞豁達大度起豐沛捲三秦囊括四海奔走豪傑而悉臣之良平信布姑置勿論雖拔山之悍亦縻玩而斃之若孤兎然可謂英君矣然竟不能一致四公何耶盖士必有不可凌之節而後有不可奪之志不輕天下未有能運天下者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禄之以天下而不顧其氣固已呑有夏而呼吸桐宮豈必三聘之起而後見哉四公高卧商山至於皓首其輕天下與伊尹同抱輿王之具而弗屑苟試固非政籍所能致亦非高帝所能臣也鴻飛冥冥紫芝可茹俯視群雄猶圖之奕爾旁觀雖明而莫可語者遠盈之招盖當局者迷置子未定故一出而

正之論者不察或置疑於是非眞贗之間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方帝將易儲溺於私妃弼士所不能諫智士所不能謀而四公一見之餘其事遂已有非德義在躬潛孚格於不言之表能致爾耶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故予品漢初之士首四皓次魯二生然後及於蕭曹陵勃而叔孫不與焉噫士居常不能自立苟且狥時倉卒欲自表於謀議之間以濟大事難矣故必處以養其所用而後出以用其所養若四皓者可也系之賛曰

有嶽商山四公所居旣皓其首而志弗渝雲雷搆屯懍球

自殷咒呂載安覲容者化我儀圖之疇克儷之莘野高蹈帝王之師匪圖斯瞻惟德斯懋商山可齊君子者壽

趙清獻公贊

趙清獻公宋名臣也憲長臧先生以遺像屬予贊維公立朝有愛直之褒居家有孝子之傳韓魏公稱其爲世人標表蘇東坡稱其兼子產叔向之賢無容贅矣謹撫其餘而爲之贊曰

猗清獻公勁節孤聳鐵面霜横丹心日捧危冠偉袍秉笏端拱數奏嚴廊百僚震慄力去惡苗務滋嘉種畫爲宵告天監斯動克孝克忠有清有勇千古凜然斗旋嶽聳

包孝肅公贊

宋包孝肅公忠孝大節人莫不知或稱其笑比黃河或稱其關節不到至其剛而不傷嚴而不苛人或未之知也憲長臧先生以遺像示玉敬述斯贊俾觀者有所興起贊曰

猗孝肅公厥聞凜凜貞鋼弗柔直幹斯挺豈笑伊難維私是屏正笏立朝權姦用寢剛而不傷聞善則省嚴而不苛宏綱是整原於孝悌達於忠藎遺像肅然懦夫可儆

整菴羅公像贊

猗歟先生世德夙成學探其邃文致其精在子瞻則難其子在子固則難其兄發軔巍科如龍斯見揚鑣翰苑如鳳

斯鳴南雍仰師生之模範比銓美人物之權衡守雖嚴而不詭以絕物才雖盛而不矯以求名屢陟秩宗群心未愜爰登冢宰衆望攸傾時雖耽乎遐適天未釋乎耆英維邦之彥維世之禎文端文貞猗歟先生

歐陽明之像贊

明之先夫人之姪也業儒訓徒門分教畿縣然好道家者言吐納導引能一飯數升一飲一斗日行百里夜坐不寐先公在內臺時君過予予戲之曰君乘紙驢來耶君笑而不應今年復與予會於京師則先公先夫人皆不可作而君亦老矣問出其像示予儼然道家者流也君誠有得於

菰邪爲之賛曰

其冠也儒其貌也儒其官也儒奈何星冠撑如霞裾飄如超然乎太虛逍遥乎玄都役三靈以自衛竊六氣以自飫笑蛾蠓之起滅拉松石而爲徒吾聞古之壽者周孔唐虞君儻見之乎襟尚示我於三餘

朱熙齋先生像賛

秩秩德闇德容舒舒其心抑抑其動于于道源滂沛學海涵濡既端其本抑範其軀圭璋乎聖世領袖乎師儒成諸已者如秋之歛及乎人者如春之噓優哉蕉境樂矣康衢景福眉壽如山之畜如水之輸繼志者挺英標於甲第承

歡者供色養於怡愉噫嘻聲洪實茂善積慶餘行當垂乎青簡寵必賚於丹書求其似者謂斯圖之可仰得其真者知乎言之匪誠

朱處士廷止像贊

秩然其躬邪溫然其容邪充然才之見於外退然德之蘊於中邪卓卓乎承先之志其未終邪優優乎啓後之人愛其未窮邪既富而穀抑搆而堂致慤則見著於羹墻川流嶽峙君子弗亡

友梅兄像贊

友梅兄自逸於雲窩被野服戴蕉陽巾逍遥塵表物莫與

隣而獨以友梅自稱或疑之曰公嘗登仕版友賢士大夫和露之梔倚雲之杏固已擷其華而咀其實矣胡弗是友而梅之友邪公曰梅靈植也含太極乾坤之理故能以歲寒之操而發先春之仁以玉雪之姿而具台鼎之用予每從之遊儼乎若傅公程子宋廣平林和靖相先後予尚友其德之弗暇而庸計其他邪玉因公之像爲之贊以著其德

大庾綿亘南服是經鍾秀于人官族之英令德孔植嘉聞維馨傲睨千古友梅是稱氷霜致其潔陽和發其醇商鼎資其實禹梁待其楨然而厭塵紛遺世榮溪山自適風月

爲賓折靈椿以蓋筭傾沆瀣以怡神殆將追遐蹤於姑射續遺響於子眞者歟

顛隱兄像贊

儀觀之軒然風度之翩然鍾衣冠之世美襲詩禮之家傳其見而宰官者蓋毛芒之露其道而山林者蓋韜蘊之全方其壯也其材可將及其老也其道可僊福祉方屆慶澤斯綿婣族之所仰賴鄉黨之所具瞻噫人皆知其眞隱抑孰知其眞詮予將述而爲東方之贊爾尚求之南華之篇

咸儒兄遺像

再從兄咸儒君一字貞固少娟美善謳吟動可人意壯愈

信然不能事矩矱大抵類阮咸畢卓之爲人每酣[illegible]
掌諧謔間疊不知者以爲優孟東方朔復生也中歲他膀
事觸機即發雖與人參差然實不能掊人以多利已夫以
兄售敷跑殆就中道兆禦哉今如此又不幸早世以卒悲
夫卒之夕予夢兄持像有贊屬予復爲之覺而聞訃走哭
已發像視之符所夢噫豈予之言固無取於世而有取於
兄耶系之辭曰金容兮玉膚娟娟兮竹梧凌纖兮蘊畔笑
局促兮轅駒朝吟兮夕嘷聊醉謔兮歡娛百世兮超忽孰
光燕兮賢愚浮雲兮相愉渺鶴駕兮玄都瞻遺容兮恍惚
捲吾淚兮長吁

真白兄嫂李孺人像贊

真白公子再從兄孺人子祖姑所生也故知之詳爲之贊曰

猗歟孺人育于名族姆教是率如金如玉爲女之淑
猗歟孺人娩德于良仕路是將以贊以襄妻道有光
猗歟孺人善誨其子禮樂經史篤於終始母儀令只
猗歟孺人寔宜其家穀蘇絲麻惠於遐邇無皆訖嘉
猗歟孺人維天所祐既福既壽有騁斯覿永式爾後

箴一首

儆菴箴

江右少方伯舒城秦公旬宣之隙進玉而語之曰人以一心酬酢萬變一苟不儆則過不及之弊生焉故予每自儆而以儆名菴子試爲予言所以儆者竊嘗聞之天下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然皆具于性而宰制于心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權輿也然心動物也或因物以遷而不知儆焉則昏昧放逸失所以宰制之體乖離舛錯悖所以酬酢之方此過不及之弊所由生也觀夫操舟者不危於奔流而每膠於淺瀨善御者不危於險阨而每蹟於坦途夫豈難者易而易者難哉儆與不儆之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儆巾以謹其首屨以拘其足告戒之言以勵於耳

盤盂几杖之銘以儆於目然猶以為未也為之執玉捧盈臨深履薄慎言敏行以致儆於酬酢之間然猶以為未也為之戒慎恐懼以儆於本原之地者無所不至蓋古之君子所以自儆者如此此其所以心不奪於物而克協於大中之道也公承絶學之餘獨有志焉既致謹於持心處事之間又列其事之要者曰觀省之故嘗觀盛德于下風善足以蓋世而未嘗有所矜庸足以振俗而未嘗有所矯慈祥樂易之心克内達外而藹然之中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其儆之徵而無過不及者槩可見矣予朱子序中庸道統之傳自堯舜歷于皋陶伊傅精一執中之外無他道也

盖聖賢之學莫要於心而其道莫大於中以公之謂微而質其精一之心以公之謂無過不及而質其執中之道其條貫豈有二哉達是以臣吾君澤斯民功業之盛蓋有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方歌詠之作蓋有在於太史而不在於末學既承命敢再拜而爲之箴曰帝降之衷民秉之則一心之微萬幾之積危殆隱微潰亂惶惑惟微斯存非微則忒赫赫心君微之斯直不見不聞以固其植勅勅思省微之斯得莫見莫顯以防其隙毋曰燕安無然厲惕惟曰無虞此其莫測毋曰隱微無然戒飭惟曰非難此其常失若奉大君若覲皇極端以衮裳拱以珪璧若總大師若臨

大敵警以鼓鉦嚴以戈戚兢兢自持乾乾弗息惟誠之存閑邪之入必懼以臨必慎而出惟理之揆其宜之適粤昔帝舜夔夔齋栗亦有文王小心翼翼吁嗟彼人曾不踐迹心且怠荒事何寧謐懿哉我公儼於入室以名其菴以勵其實曰有持循曰有警策曰有觀省以朝以夕道統之傳惟中是執執中伊何惟精惟一公所儆之無過不及世有先後道豈今昔宜德之崇如升之日厥功懋哉如川之積崇崇儆菴明明令德弗腆斯箴用昭無斁

銘六首

横街劉氏家廟鐘銘

劉氏之有家廟既美既完祠惟制弗克稱乃成化乙巳衆謀更之鍊金之粹鳩工之良合初製之出於族伯述良者爲大鏞焉俾予銘之用垂無極銘曰

維茲大鏞鳧氏之精琅乎鏗訇如雷斯轟有肅家廟以嘗以蒸以致孝享以格先靈惟我先德如鏞之聲凡爾後流維扣則鳴一德是勵繁祉是臻大震斯響於萬斯齡

瘞雀銘

成化癸卯季夏將望予讀書楊梅山從者探簷隙得雀之雛者四黄口赤膚毛茁未半予憐而叱之俾返其母從者陽諾而陰藏之及聞則猶食者過半雖怒無及矣惟一尚

存氣喘喘待盡命承箠置之簷端雀群噪而下環而啁之竟莫之如何而死於予心良有惻焉少焉假寐夢雛而褐者進曰某之死出於非罪先生忍弗救何哉予初莫答既而悟笑曰爾殆生於簷隙厄於狸牲者耶予非不爾救蓋莫之能救焉耳雖然爾之死蓋亦不爲無罪也褐者曰願聞所以予曰天之所生莫人之靈人之所賴惟食爲大一畝之田數鍾之粟終歲其勤惟日不足爾乃引類呼群叢然而集奪其福而不與其勞饕其食而不知乎誰力昌黎有言物之無益而有害於人者死不赦非爾之謂歟褐者愀然進曰是則然矣抑有大於此者先生其弗之聞乎南

山之南有富人焉饕濫無厭培刻是務罔人之恤惟己之富殖餘五食錦襜綉袴所害所享不有大於此乎北山之北有貴人焉細節硜硜庸才碌碌擅九命以為尊兼萬鍾而為祿曾國之禪維民之酷所饗所害不又大於此乎然而衎衎於家揚揚在位未聞天災未聞人害先生不彼之懲而惟此是恌殆鄒孟氏所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謂矣且罪人不孥方長不折王法昭昭聖謨烈烈先生獨未之聞乎而甚也何罪之敢涉乎直其言謂之曰事已已矣莫可追矣予為掩爾殘骨而弔之以文何如禍者諾再拜而退既覺追述其言為之銘以警夫人之不如雀者銘

曰匪鵰匪鶚匪鸞匪鳳斯銘用昭於群有光

界方銘

體之方用之直古社稷臣庶無慚德

硯匣銘

昌子文惟彼之能覆子墨惟爾之德戒之戒之居白守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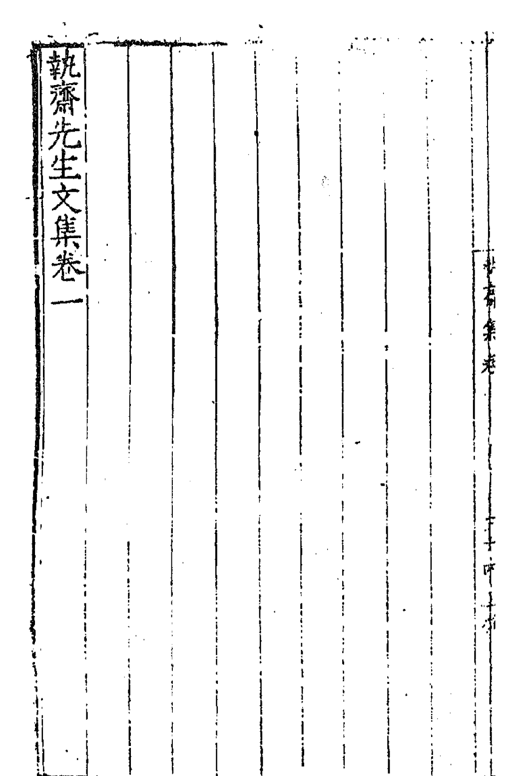
硯銘

龍尾之精玉質金聲礪爾玄德昌我文明

翦銘

湜而不緇孔道之光用之則行顏氏之臧夷之清足以勵千古舜之薰足以被四方此其娩德也甚大而豈徒備物

[illegible]之良



執齋先生文集卷一